

# ELLE

中華民國81年10月創刊  
每月一日出刊

'93 JUNE

6 月號

單身時尚

NT.\$200 ¥996.5 US\$8.03 HK\$61.7 SD12.9



TOPIC

## 瘋狂大玩家

THE CRAZY PLAYER

LIFE

## 絢麗迷人的 玻璃藝術

PEOPLE

## 王洛賓

向全世界宣戰的音樂家

WORDS

孫自強的「石頭哲學」  
鄧志鴻看主耶穌的安排



# 舞在美學上的「瘋狒」 台灣前衛本土畫家的創作

採訪／蕭玫玲 攝影／吳坤保

在所有繪畫的表現形式上  
前衛派的畫家無疑是最能引起爭議的一種流派  
它不像其他的畫家在展露唯美印象  
相反地  
前衛派畫家  
運用  
線條、符號、濃烈的色彩  
直接暴露人類內心底層的原始慾望  
這種直接、大膽訴求  
無不撼動人類的視覺  
不管這樣的創作是否威脅到你  
這裏所介紹的三位前衛畫家  
是你身處在九〇年代的台灣不可不認識的



# 李民中

## 貓臉的歲月 科幻的歷程

那個地方的貓  
通常都是勤勞而忙碌的  
忙於爬到樹上 扳倒麻雀的窩  
忙於攔在田埂中  
和田雞玩官兵抓強盜  
忙於躲在草叢裏  
觀賞青蛇靈巧的腰肢  
忙於躲在河岸邊  
思考龜背上深奧的紋路  
那個地方的貓  
在暖洋洋的午後  
通常都是  
酣睡在屋背的紅瓦上  
直到牠們敏感的鼻鬚被遲遲的炊煙和  
飯香搖醒

入夜後  
牠們  
知道甚麼地方有溫暖的巢  
那當然是小主人的被窩  
每夜牠們毗鄰而臥  
誤入對方的夢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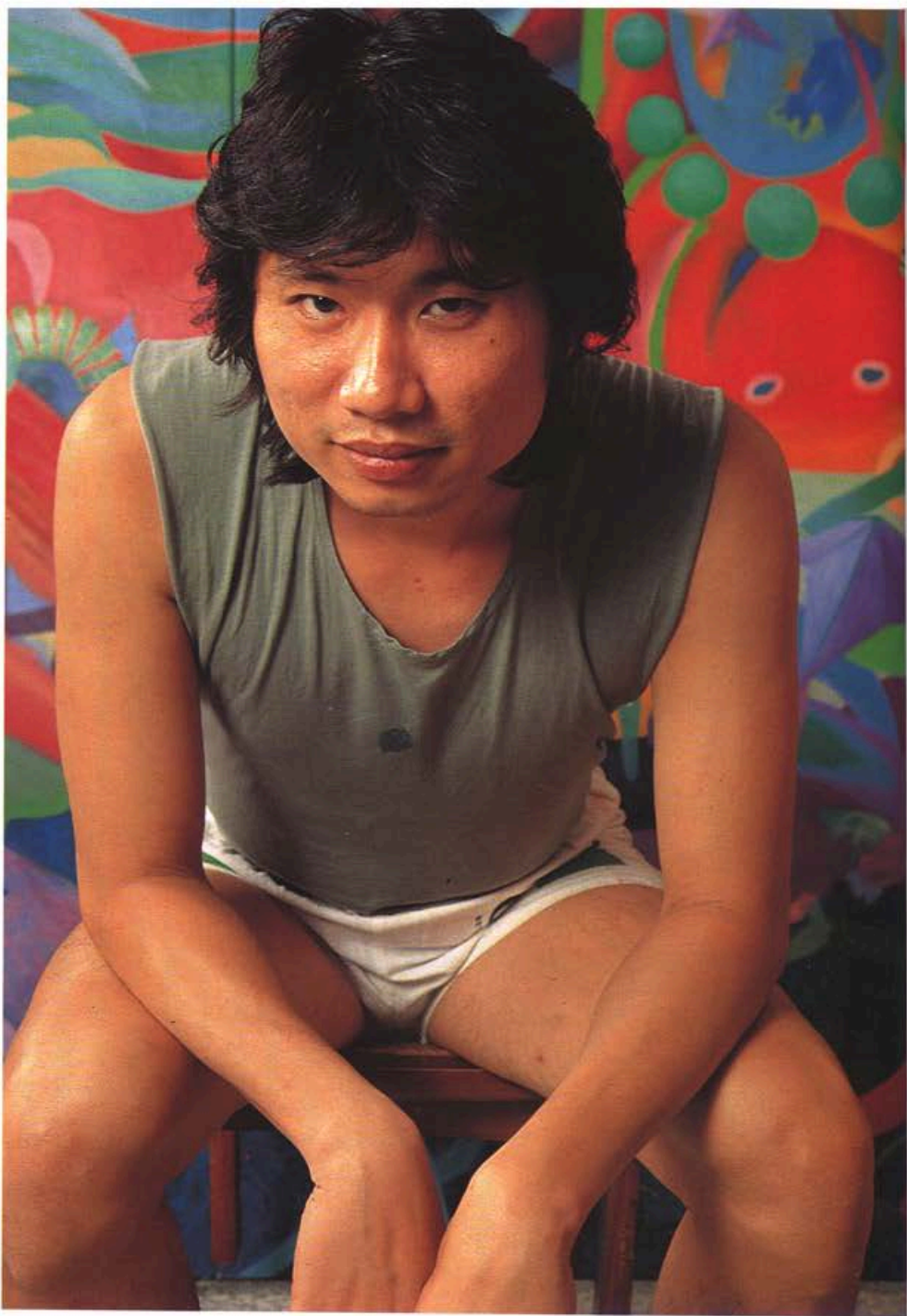
交換著神秘而充滿智慧的冒險經歷

這首「那個地方的貓」是筆者寫於一九八八年，以「那個地方」為題的十首組詩之一，我之所以決定將此詩放在此文的開頭，最大的原因是在觀賞完了李民中近百幅的作品之後，發現如果想進入他繽紛錯雜的繪畫迷宮中，而不致迷失方向的話，手中一定要抱著一隻貓，也就是要懷抱著一隻「貓」的心情，遊戲、嬉鬧於他夢幻般詩意的繪畫世界中。

為了方便討論起見，我將他的作品一九八八年赴法研究為分段體，歸納為前後兩階段。

### 赴法前一 第一階段(一九八三~一九八八)

從目前現有的資料來看，此時作品的主題意象大都與「眼睛」有關，尤其是貓



李民中/1961年生，文化大學美術系畢，曾於1988年赴法進修現代藝術創作發表作品計有：眼睛、太陽與月亮、沒有窗戶的房子、貓的吹口哨等。

的眼睛，瞳孔變化大，色彩又多變，這當然與他從小喜歡貓、觀察貓有密切的關係，而表現的手法則是具象、半具象、抽象兼有，同時出現在一幅畫作中，在具象的線條與抽象的色面之間，他常利用噴槍的速度感和流動性，由線擴散、撥灑散成面的效果，藉以平衡畫面上的抽象與具象之間的不協調。

### 赴法後一 第二階段(一九八八~一九九一)

綜合李民中第一階段的觀感，發現他有時喜歡採用類似「組詩」的方式來完成系列作品，畫面不一定相聯，但意義相通，互相指涉、互補，這種手法甚至能產生間隙和裂縫（或差異和矛盾），需要細心的觀賞者運用自己的經驗和想像力去填補





作品「對王的崇拜」

始能翻新新意，換言之「組詩」式的系列作品不僅要「若即」也要「若離」，才能不黏不滯。

### 三代心血灌溉的花

綜觀李民中十多年的創作，從描（偽裝侵略者）、狗（直接侵略者）到鳥獸、昆蟲，到電視卡通、科幻、外太空，再回到原來的「貓捉小鳥」，李民中的創作已自成體系，對於這樣一位年輕新銳的畫家，我們應該以耐心的觀察和細心的體會來瞭解他的作品，而不應該急躁地，拿著一根僵硬、固定的尺來評判作品，將藝術與現實的關係黏死，以「反映現實」為評判藝術的唯一標準，就犯了專制、獨斷的大病，應該以整體性代替片面性，不預留立場，先深入每一個創作者的內在世界，才能做較客觀的評價，不是嗎？

在得知李民中的祖父、父親均擅於繪畫，而其祖父曾於日據時代偷報東京帝大美術科，被曾祖父知道後，拒絕供給學費，只得束裝返鄉，抑鬱而終，（作品已有自己獨特的風格），這讓我想起日本大文豪川端康成的話：「我認為藝術家並不是

一代能產生的，祖父的心血，經過幾代，才開成一朵花。」希望李民中能妥善照顧好這一朵三代的心血灌溉出來的「藝術之花」。 圖片提供／李民中 文／黃智溶

## 楊茂林 追求自主

從「英雄圖像」、「遊戲行為」一直到近期的「made in Taiwan」的「圓山紀事」、「百合紀事」、「熱蘭遮紀事」、楊茂林一直把藝術創作當成是一項工具，一個力量，一個發言權。

也因為楊茂林本身把藝術當成證明自己存在的一項工具，自己關懷社會的一種表達，很自然地與一般人把藝術當成唯美的有太大的不同。他畫歷史、畫政治、畫神話、畫出他對台灣本土歷史的追遠。

### 原住民的紀事

楊茂林本身並不是原住民，在畫原住民的象徵圖騰時，楊茂林捨棄了舊有的符號，因為他認為用以往的象徵來表現，是對原住民的一種矛盾，衝突、剽竊。

所以他創造了貝殼、百合花、雲豹三樣東西來象徵自己的語言和一種尊崇高貴的圖騰形象，並成為一種多重現象與許多不同意義的象徵的微妙結合效果。

將瀕臨絕種的雲豹、原住民和嶄新生命的花結合在一起，同時紀錄了懊悔與堅定的心境。在其他的作品中楊茂林曾將地圖與原住民和他的烏托邦式融為一體，現在則被用以暗示歷史的荒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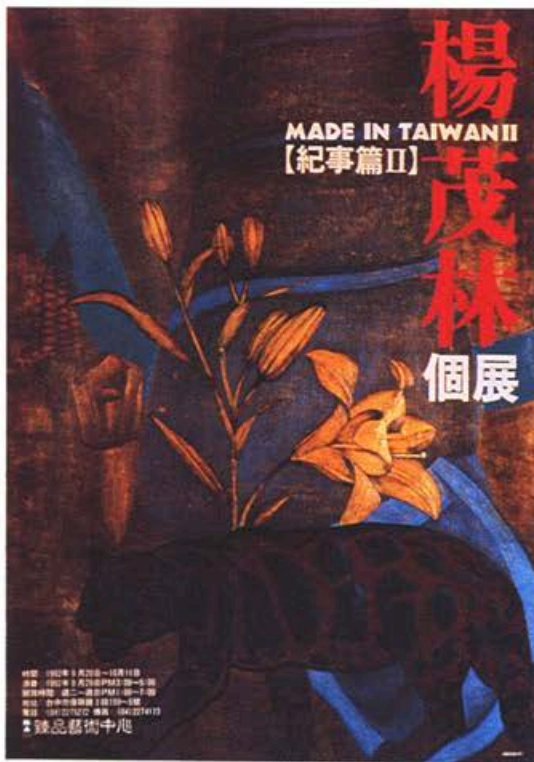
不少人對楊茂林質疑，為什麼要對貝殼、消失中的動物作物神似的崇拜？而且還溯源到古老神話和殖民的歷史創痛中？「藝術家和他的藝術是處於違反了既定的價值觀和潮流中，就是要以一個批判的態度來面對整個歷史，整個社會的一種變遷。」

### 台灣的人生命力

對長期生長在這塊土地的楊茂林來說

，台灣人的個性在近幾年有令他驚喜的轉變。「台灣人大都是渡海而來的移民，而能從這塊土地遷移到另一塊土地，他的個性應該是很慍悍的，可是在我從小到大的生活中所接觸到台灣人都是很柔弱的，遇到不公平的事，也不去據理力爭，那種屬於閩越人的強悍，寇性都消失了。可是在1986年時，我看到街頭有了抗爭，有了示威，開始感到興奮起來，血液的速度感也開始上升，寇性出來了！不用好壞去看它的話，這是一股力量，一股旺盛的生命力，所以我畫下了『肢體記號』」。

在楊茂林身上你同樣也能感受到那股旺盛生命力，雖然在創作期間遇到不少的挫折，而逼得他只好去擺地攤，但形容自己是個固執，偏激，性情中人的楊茂林卻認為這也是體驗生活的一種方式，讓他有機會去觀察更多的人，更深入的社會現象。因為藝術是應該走進人群中的，而不能脫離人的生活太遙遠，否則會產生嚴重的疏離感。「所以我的畫不是唯美，是唯心的！」



作品「圓山紀事」

將楊茂林走過知性而艱苦的藝術探索歷程來看，可以發現他從中國古老神話，台灣的社會政治現象，到原住民文化一系列的視覺象徵，將要給予不同的製造和不





楊茂林／1953年生，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畢，計有「台灣畫壇精品」展、「巫」聆展、「1013人聯展」、「楊茂林個展」「圓山記事」等個展。現為美術專業創作者。

同的台灣一個見證。而這種見證的也必須  
憑藉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。和價值的認

同，才能產生的。

## 侯俊明

### 紋身變相

以「極樂圖懺」、「搜神記」引起極大爭議的侯俊明，本人與作品存在著極大的差異。很多人剛開始看到侯俊明的作品時，大都沒辦法接受他把眾人最忌諱的「性」那麼坦白直接地舖在檯面上，也因此讓他承受許多的人身攻擊，包括「性變態」、「暴露狂」等惡毒字眼。

而個性保守、嚴肅、生活面拘謹的侯俊明卻自承自己是個缺乏想像力的人，所以需要透過創作來培養自己的想像力。「教育強調的是理性思考、是哲學、科學辯證，想像力一直沒有被啟發，也因為自己缺乏想像力所以在生活裏面喪失很多東西，因而發展出一些讓人覺得很荒誕的作品。」以「性」作為圖騰，侯俊明眼中的性，是快樂的，解放的，而「現實生活的性，背負著太多道德壓力，一不小心，就會產生罪惡感，或是變成義務時就成為無趣，我希望「性」可以單純一點」。

#### 反諷的創作

促使侯俊明發表「極樂圖懺」的動機是因為有一次他騎車在馬路上，突然看到電線桿上面有「神憎恨色情」、「你要接受審判」的標語。「在一個個人化的時代，看到這種很絕對的標語在警告你，起先是很錯愕，然後有被恐嚇的感覺。基本上是這是一種不合人性的道德教化，根本是道德吃人！」所以他用嘲諷的方式來發表「極樂圖懺」。

接著侯俊明又花上頗長一段時間，在接觸民俗，民俗表面的神秘經驗，生死關係，恐懼、善惡，跟人緊密連接的關係使侯俊明著迷不已，激發他想對人的原始慾望作更直接的面對，用「山海經」的「刑





侯俊明/1952年生，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畢，計有「工地秀」、「大腸經」、「偉人館、刑天」等個展。現為「二號公寓」、「台灣檔案」成員。

天傳」作藍本，創作出了「搜神記」。

「這樣的形象撼動著我，一個被砍了頭的人，為了要繼續抗爭，以至於將自己的身體異化，使得身體也可以凝視，就像一個死不瞑目的人。也像一個被壓抑的社會邊緣人，很多願望沒法達成，我就把它變成神，讓他更有力量去完成心願。」

當這些作品發表時，侯俊明所引發的兩極化爭議是可想而知。這對一向希望能活得坦蕩，舒服的侯俊明來說，「無非是造成更大的緊張，焦慮、人際關係的對立更加嚴重，甚至這個衝突，對我造成的壓迫，幾乎讓我放棄原有的構想。」

經過這些日子的道德詆誆，人身攻擊



作品「搜神記」

，侯俊明為自己的作品找到一個可以令他坦然的詮釋：「每個人內在都有一頭野獸，別人把那頭野獸關得比較嚴密，而我是把那頭野獸給放出來，我有的這頭野獸，他也有」。

離家的幸福是假的，雖然侯俊明可以坦然地面對自己的創作，但他更渴望獲得家人，週遭的朋友的認同。「當你的創作不被家人，朋友所認同時，這對我來說是一項重創。有人說藝術的作品是在千百年後才會被人所了解，這樣的創作是有問題的，基本上，我拒絕作這樣的藝術家，那是沒有意義的。」